

技术融入职前教师社会情感能力培育的机理与路径研究

秦睿儿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长沙, 410081;

摘要: 本文聚焦教育数字化背景下职前教师社会情感能力 (SEC) 培育的重要性与现实困境, 旨在探索技术融入 SEC 发展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研究基于社会文化理论与体验式学习理论, 构建了包含“具身实践—技术调节反射—内化与概念化—外化与新实践”四个阶段的 SEC 技术赋能循环模型, 系统阐释技术如何通过镜像、脚手架、场域建构与赋能四大功能, 中介调节 SEC 的螺旋式发展。在此基础上, 提出营造技术赋能与人文共生的学习氛围、构建多维嵌入的形成性评价体系等系统化实践路径, 以推动 SEC 培育从“知”到“行”的深度转化, 为职前教师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照。

关键词: 社会与情感能力; 职前教师; 社会情感学习; 教师发展; 理论建构

DOI: 10. 64216/3080-1516. 25. 10. 003

自 2011 年起, 教育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 在我国多地逐步推进“社会情感学习”(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SEL) 项目, 旨在系统培养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 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形成健全心理素质与积极情感态度, 从而支持学生的全面成长。社会情感能力 (Social and Emotional Competencies, SEC) 作为个体对自我、他人及社会进行认知、管理与调节的核心心理特征, 是学生实现健康成长与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随着教育数字化进程不断深入, 其焦点正从技术应用能力逐渐转向素养本位培育。职前教师作为未来核心素养教育的关键实施者, 其自身社会情感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水平, 因此具备坚实的社会情感素养成为其专业发展的必然要求。面对教育变革所带来的挑战, 职前教师应如何有效回应, 已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当前, 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广泛应用正推动教育底层逻辑发生结构性变革, 教师角色也亟须实现数字化转型, 即从传统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基于循证实践的研究型学习工程师, 以培养能够应对复杂问题的新质人才。然而, 现行师范教育中的技术融合多局限于技能训练与资源推送层面, 与社会情感能力培养之间尚未实现深度融合, 二者仍处于相互脱节的状态。因此, 立足于“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 并置于“三全育人”政策背景之下, 本研究在系统梳理技术赋能职前教师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的理论逻辑与价值取向的基础上, 构建 SECs 技术赋能循环模型, 进而提出面向职前教师社会与情感能力培养的新技术实践路径, 以期为推动教师教育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依据。

1 技术融入 SEC 培育的作用机理

SEC 的发展需要过程。深度分析 SEC 理论框架, 才能更好地明确技术介入的合理路径。斯蒂芬妮·琼斯所构建的社会情感学习框架, 将社会情感能力划分为三个核心维度: 认知调节、情绪过程以及社交与人际技能。对应至职前教师的能力要求, 则具体体现为自我感知、自我管理、同理心及社会适应等方面。该框架不仅明确了 SEC 的多维结构, 更强调了其动态发展与情境交互的特征, 指出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受到个体内部系统与外部环境系统的共同塑造与影响。回顾现有的研究结论可以发现, 社会与情感能力可以通过系统化的社会情感学习 (SEL) 从而加速和促进 SEC 的积极发展, 遵循从外部支持逐步向内部建构转化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与父母、教师及同伴之间的安全依恋和高质量互动, 构成个体学习、实践和内化社会情感能力的关键外部情境, 其表现也会因具体情境而异, 但内核仍保持相对稳定。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维果茨基曾提出, 个体与世界的互动并非直接发生, 而是以文化工具为中介得以实现。沿此逻辑, 我们可将技术重新界定为不仅是一种物质工具, 更是一种承载社会文化内容与心理调节功能的中介手段。在集成多种技术的环境中, 通过具身化、情境化的学习活动, 能够有效促进 SEC 的建构与表达。基于此, 本研究在体验式学习循环模型的基础上, 构建了整体结构上可以分为具身实践、技术调节反射、内化与概念化、外化与新实践四个阶段, 每一阶段充分发挥技术的功能, 中介调节 SEL, 促进 SECs 螺旋式发展, 循环机理图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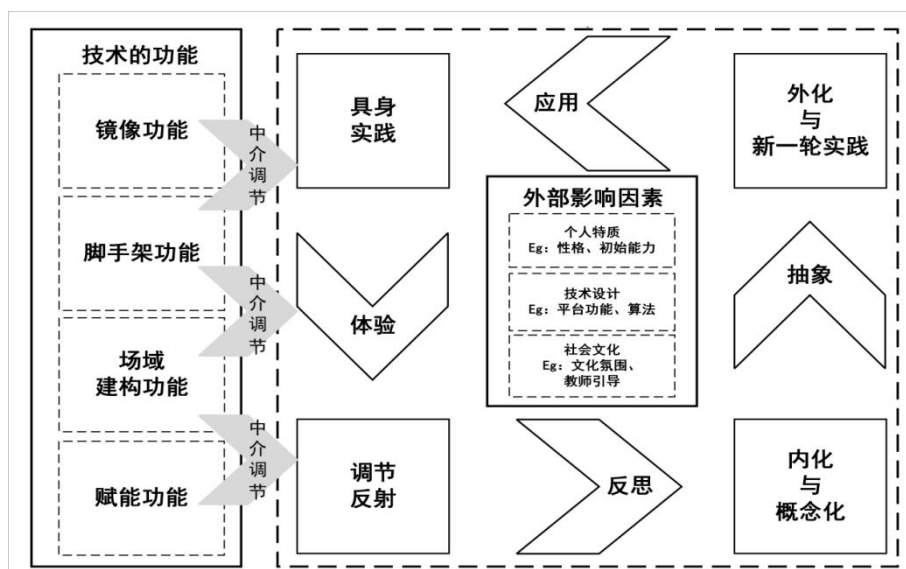


图 1 SECs 技术赋能循环模型

1.1 具身实践阶段

具身实践是能力发展的起点，职前教师全身心投入特定情境之中，主动的、具身化的行动参与到智能技术创设的虚拟课堂仿真或在线协作任务中。在虚拟环境中的互动、决策与情感投入构成了最原始的经验素材。在此阶段，智慧技术创设逼真且低风险的环境，为其提供实践舞台和互动机会，从而推动后续的深度反思行动的开始。

1.2 技术调节反思阶段

在此阶段，职前教师可以通过回放录像、审视交互数据或阅读同伴的数字化反馈等信息作为“镜像”参考，从参与者转变为自身行为的观察者，从而跳出固有视角，以一种客观、抽离的方式反观自己在上一阶段中的行为模式与情感反应，进行“识别”、“计划”、“调节与反思”推动自身元认知能力的发展。智慧技术作为“中介”角色，将内隐的、瞬时的体验转化为外显的、可供持久审视的反思材料，从而支撑起深度反思的发生。

1.3 内化与概念化阶段

内化与概念化是一个从经验到智慧的升华过程。职前教师将自身的行为与已有的理论知识、他人互动经验以及共同体的社会规范进行整合与碰撞。推动他们对原有认知结构的同化与顺应，开始摒弃无效的策略，并将那些经过反思验证有效的具体经验，提炼并抽象为关于如何理解情绪、处理冲突、建立关系的概括性原则和心智模型。此时，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可以作为脚手架，在此阶段为学生提供理论提示、分析框架等等，促进这

种从具体到抽象的思维转换，使新的认知真正被个体所吸纳和内化。

1.4 外化与新实践阶段

经过内化的新认知将在外化与新实践阶段接受检验并开启新的循环。在这一阶段，职前教师主动将已经重构的概念和策略，应用于另一个更高水平或更复杂的情境中，进行一次积极的、目标明确的主动实验，以验证新策略的有效性并巩固学习成果。这一阶段不同于初始阶段的简单重复，而是融合了反思与新知、在更高层次上迭代回到新一个具身实践，完成社会情感能力的螺旋式上升，并为下一轮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起点。

2 基于机理的系统化实践路径

2.1 营造技术赋能与人文共生的学习氛围，引导学生在参与中提升社会情感能力，推动社会情感能力的适切生长

学习氛围是弥漫在学生周围的环境、关系、气氛，它是隐形的课程，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认知和情绪，熏染学生的言谈和行为。提供一个具备 SEC 支持性的学习环境，可以使得学习者在获得更多的关注和尊重的同时勇于表达自我，共情、友好以待他人，形成良好的互助型人际关系。职前教师未来将要肩负数智时代智情共育的重任，对其的培育就需要在巧妙借助技术这一强大助力，引导职前教师深度参与和沉浸式体验，提升教学效能的同时不忽视对其道德情感的悉心培育，从而在技术赋能与人文共生学习氛围中自然而然地实现社会情感能力的升华。

为实现“以情促学”的目标,可以通过一下两个步骤来实现。其一,依托于技术手段对传统人文内容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表达;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再现历史场景、通过AI互动平台与文学经典人物对话,或是借助数字化叙事工具让学生成为文化故事的创编与传播者,使抽象的文化精神和情感价值变得可感知、可互动、可共鸣,从而为学生提供丰富、生动且有意义的情感体验客体。其二,精心设计协作式任务和项目驱动学习,创设基于真实叙事背景、文化的沉浸式探索、跨学科项目式学习,让学生在解决真实问题、完成共同目标的过程中,必然地经历沟通、协商、妥协、共情、领导与追随等社会性互动。在适恰的地方融入技术手段作为“镜像”与“脚手架”,通过记录过程数据、提供实时反馈、搭建协作平台等方式,塑造了一种“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场域,支持学生进行有效的自我觉察与团队反思,从而将其在参与中的直接经验内化为稳定的自我意识、情绪管理、人际关系技能等SEL核心素养。

2.2 建构多维、持续、嵌入式的形成性评价体系,从而确保社会情感教育的实效性

支持社会与情感能力(SEC)发展的教育评价体系,应彻底超越传统单一量化评分的范式,转向一种注重过程、支持成长、赋能个体的“发展型伙伴”。对职前教师SEC的评价,应当是为一个多维度、持续性、嵌入式的形成性评价体系,且目的不在甄别与排名,而是在于能通过及时、具体的描述性反馈,从而激发其自我效能感,引导他们将关注焦点从“得分”转向“成长”,并在薄弱环节主动寻求社会情感学习的方法与路径,实现自主发展。这种评价体系的构建应聚焦两个方面:第一,动态、全面地捕捉学生在真实情境中理解与管理自我、建立良好关系、做出负责任决策的能力表现。通过自然采集行为数据、提供可视化学习看板、支持电子反思档案袋等方式,实现对情感与社会能力的过程性追踪,将内隐信息显性化,为评价提供客观、细致且可持续的证据基础。重点关注学生在协作任务、项目式学习、虚拟仿真等体验中的行为表现、情感变化与元认知反思,而非对抽象知识的记忆与再现。第二,推动评价主体多元化,构建广泛参与的教育共同体。积极引入教师、同伴、家长、社区代表及其他社会成员共同参与教育评价与决策,形成“多元共治”格局。不同主体可基于各自的视角与知识观,可以相互协助,共同识别学习主体成长方向与发展可能性,促进评价更全面、更具建设性。该系

统还有助于搭建开放、透明、高效的对话机制,推动信息畅通与理解互信,在深度交流中凝聚共识、减少误解、提升决策合理性与认同度,潜移默化地培养成员的共同体意识、合作精神与公共责任感,最终推动学校从单一教学场所升华为所有成员共生、共育、共治的生命成长共同体。

3 结语

职前教师社会情感能力的培养,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内在要求。SEL本质上是一个从认知到实践,再通过反思进一步深化认知,循环推进、持续发展的过程。智能技术并非仅是冰冷的工具,当其融入社会与情感学习过程中,二者可实现有机融合;技术为社会情感学习注入数据驱动的反思智慧,也为个体化的情感体验拓展出更广阔的空间。展望未来,期待该模型能够为教师教育项目的系统化创新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助力培养更多不仅教学技能扎实,更具备健全社会情感素养、能温暖而智慧地走进学生内心的新时代教师。最终,技术赋能人的全面发展仍存在广阔探索空间,亟需在理论与实践的持续对话中不断推进。将社会情感能力培养贯穿教师教育全过程,是塑造兼具专业教学能力与深厚人文关怀的新时代教师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 [1] 杜媛,毛亚庆.基于关系视角的学生社会情感能力构建及发展研究[J].教育研究,2018,39(08):43-50.
- [2] 许艳丽,余敏.新智造时代技术技能人才发展定位与教育应对[J].中国电化教育,2021,(08):9-15.
- [3] 赵帝.职前教师社会情感能力的理论内涵、现实挑战与提升策略[J].现代职业教育,2025,(24):121-124.
- [4] 郭绒,刘丽莎,张乐,等.我国职前教师社会情感力量表的编制与验证[J].教师教育研究,2025,37(01):52-60.
- [5] 郭元祥,王金.课堂教学何以培育学生的社会情感[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61(05):159-166.
- [6] 杨重阳,武法提.具身交互:智慧学习环境下身体在场的互动观[J].中国电化教育,2024,(09):102-109.

作者简介:秦睿儿(2002—),女,汉,陕西汉中,人,硕士在读,单位:湖南师范大学,研究方向:教育信息化工程。